

真挚情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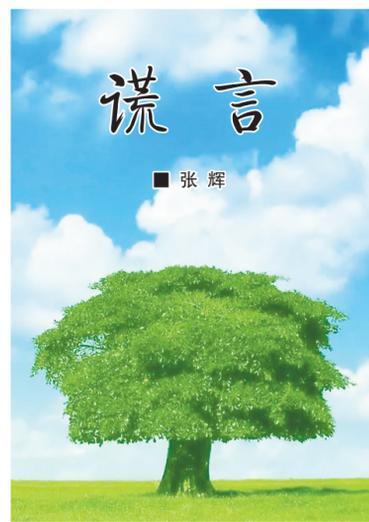
公路上的明珠

李莎莎

岁月笔记本

谎言

张辉



时值舞勺之年,少年野马一般在乡间田野撒欢,整天沉迷于玩耍,一点儿也不想读书。直到五年级第一学期,学校新调来一位黑衫红裙,秀发飘逸,一笑露出贝壳一样洁白牙齿的年轻女老师,她上门家访对满脸汗渍、正在吃饭少年说:“学校派我来请你回校复课,校长说你很聪明,肯定能考一个重点学校。”

班主任丁老师登门造访,给少年带来一记春雷,在少年脑海海山炸响,懵懂少年心灵河床开始摇曳萌发出读书的种子,迎风猎猎生长出一片嫩叶,上面写满读书的信息。

回到五年级复课的少年,被丁老师安排在第一排座位上。当一节课进行到一半时,在外面游荡成习惯的少年开始走神。这时,他会听到丁老师有意无意轻咳一声,他马上收回自己放飞的心思,心思恍如一只蜜蜂折回到教室,停留在丁老师清脆且韵味十足的声音上,少年循着老师语言路径,寻找知识采蜜苑。丁老师讲课不是照本宣科,运用知识不断增加趣味性,吸引同学们个个竖耳聆听。五年级上学期考试,少年语文破天荒考了85分,数学也达到了90分的最高纪录,自那以后,少年逐渐树立了信心,性格也开朗起来了,成了课外活动活跃分子,乒乓球、羽毛球样样能玩,学校组织迎春文艺演出,丁老师替他找来一付快板,给他报了一个快板说唱《最美校园》。少年听说那天除了本校300名学生,上面还来领导,心里慌成一团。丁老师在一旁给他鼓励,少年胆怯一扫而空,快板说唱表演得像模像样,风声水起,荣获全校文艺演出二等奖的好成绩。

随着小学毕业来临,少年犯下一个不该犯的错误。那是一个晴空万里,蓝天印着几朵棉花样轻柔白云,校长带着照相馆孙师傅来照毕业照,很少见过照相机的农村孩子象看外星人样满眼稀奇,少年也不例外。少年瞅着孙师傅与校长在布置站位时,不由自主拿起相机想看个究竟,“啪”地一声相机后盖被打开了,孙师傅一回头大叫一声“不准动”,一切都迟了,一卷新胶卷曝光了。少年脸上重重地挨了一记耳光,突然像受伤的小公牛样愤怒地把相机往师傅怀里一扔,孙师傅急忙去接,相机径直掉进沙坑里,少年见状不妙,撒腿跑开了。那天下午少年躲在村门口一棵如伞似盖的重阳树里,少年迷迷糊糊在树上睡着了。不知何时,他恍惚中听到树脚下喊他名字,一束雪白电光照过来,少年眯起眼看见了丁老师。

少年低着头红着脸爬下树来,丁老师拍拍他肩膀说:“看你吓得上了树,事情并不严重,我家正好有一卷胶卷用不着,给了孙师傅,他明天来补拍。”

少年嚷嚷:“学校不会开除我吧。”丁老师摇摇头说:“校长说你进步很快,是读书苗子,叫我把你找回去。”第二天,少年忐忑不安地去上学,他向照相师傅承认了错误,这年小学毕业班拍毕业照,丁老师背后就站着少年,如一棵挺拔的水杉树,直指云天。

又是秋季开学,少年在母亲的陪送下到镇上初中报名,母亲一席话让少年第一次流泪。那次少年闹祸后,校长大为发火,把丁老师叫去狠狠训了一顿,要开除这顽劣的少年。丁老师等校长发完火后,向校长求情,请求原谅他一次,培养一名好学生不易,毁掉一人就是一刹那。还连累丁老师自己出钱买胶卷,给人说好话。少年到那时才体悟师恩如山,博爱如海!那些善意的谎言是美妙动听的,也是最鼓舞人心的,永远闪耀着人性最纯洁、最感人的光芒。

这名少年就是曾经的我。

(作者供职于安康公路局)

会,司机的情况明显好转,面对发生的这一切,司机悔恨地拍了拍自己的脑袋,随即紧紧握住安全员的手,激动地说:“同志啊,我真是有眼不识好心人,以后,我再也不做这样的傻事了”。

还有那天,一辆货车途经我们站时,右后轮突然冒烟起火,货车瞬间变成“火车”,情况十分危急。我们收费员秒变“消防员”迅速扑救,及时控制火势,成功化险为夷。事后这名司机捧着一面“危难时刻伸援手 鼎力相助保民生”字样的锦旗和一封感谢信,专程对我们及时帮助他扑救起火货车的暖心举动表示感谢。为过往司乘人员排忧解难,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,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,这面锦旗是对我们工作莫大的鼓舞和肯定,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坚持服务人民的初心。

如果说伸向远方的公路像一条条美丽的玉带,连起了祖国的山山水水,那么公路上的收费站以及为之坚守的公路人,就像是镶嵌在玉带上的一颗颗明珠,将我们脚下无限延伸的黑色路面装扮的无比美丽。

(作者供职于渭南市公路局柳枝收费站)

还有热水”,你听,这是公路人的声音。日常收费、礼仪接待、交通疏导、志愿服务,在做好服务的每一个环节中,都能让你感受到公路人的热情。虽然,我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,但站里的每一名员工人人都有“绝活”。我们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始终保持微笑服务、文明服务的优秀收费员,有有问必答的“活地图”,有让司机竖起大拇指、赞不绝口的收费明星……透过他们的“绝活”,你看到的是我们公路人挥洒的汗水,辛勤的付出、无私的奉献、最美的劳动!为了让普通话更标准,有的人每天对着墙壁努力纠正发音、吐字;为了让微笑更美丽,有的人每天对着镜子反复练习嘴角上扬的弧度;为了减少上厕所的次数,我们尽量的少喝水,一班下来,嘴唇干裂嗓子疼痛;为了让效率更高一些,让司机师傅少等一会,我们苦练基本功,指尖在键盘上飞舞,满是为民服务保畅通的真情流露!面对有些司乘人员的不理解、不配合,甚至有些过激的言行,我们拿政策、摆事实、讲道理,和颜悦色中把情况讲清,面带微笑坚持把法规说明,我们知道,不能让司乘师傅带着怨气、带着任何的不满

从这里离开。柳枝收费站,只能是司乘人员安全行驶的起点,是我们优质服务的起点,是追求没有最好、只有更好的崭新的起点。就在几天前,安全员微笑着要求大货司机驾驶室退出车道重新称重。司机心中有鬼,先是掏出烟,安全员拒绝了,司机又从车上拿下了一包东西,硬要塞给安全员,请求高抬贵手,安全员又正言辞地说“师傅,法律面前人人平等,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。”见软的不行,司机又要起了无赖,每次都不想配合我们称重。烈日下,在安全员的耐心解释、一遍遍劝说下,第四次,司机终于按照要求开过了磅秤,称台明确显示超标。但对此结果,司机很是不满,气急败坏地骂这骂那。但骂着骂着司机却突然瘫坐在地上,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脸变得蜡黄蜡黄,豆大的汗珠从脸上跌落下来。“不好,可能中暑了”。早有防备的工作人员赶忙接了杯水,拿来一片解暑药,一手扶司机,一手拿水杯,在众人的帮忙下,小心翼翼地给司机服下了药,然后又把司机搀扶到休息室休息。过了一

杂碎汤



放学路上

摄影 / 姚鸣雁



(作者供职于蓝田公路段)

崇规与自由

陈向阳

在风筝飞满天的三月,想起宗性法师的一段话,风筝能够自由飞翔,不光因为风,还有线。表面看似拉着,不让乱飞,限制它的自由,可是正因为有限制它自由的线,才能空中扶摇直上,随风醉舞,断了线的风筝会很快掉落。

小时候家长限制我们自由,是望女成凤,望子成龙。学校里受老师管教,是希望我们学业有成,回报社会。步入社会人们的行为受法律法规的约束,规章制度的限制,都是为了不出偏差。心如规矩,志如尺衡,平静如水,正直如绳;小胜靠智,大胜靠德,长胜靠和,久胜靠修。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注重做人成事要有尺度,道德修养也是行为的一种约束,在道德礼教的尺度下有了孔,孟,老子等引领华夏文明的一众圣人。处于新时代的我们要想“海空凭鱼跃,天高任鸟飞”更要有航线,不偏离轨道,在一定的框架内行事。正如线把风筝拉住,在空中才有了方向感,看是随风摇曳,实则受着的约束。

要获得幸福,就要规范自己的言行,接受一定条件的约束限制为保障。如果没有了方向感脱离了轨道,出了约束的框行事,那么身心和言行举止就是散乱的,幸福、自由就无从谈起。

(作者供职于临潼公路段)

诗意人生

趟过忘川的河, 穿越前尘往事, 始终相信, 三生三世都会与你相遇。 一世有一世的形状, 一世有一世的姿态, 这一世, 在观音堂前 长成七叶树继续爱你。

不证菩提,不鉴明镜, 就做一棵七叶树, 掌叶七瓣,瓣瓣都是送给你的爱: 一瓣是奶奶手中曾经的蒲扇, 在炎炎夏日, 陪你安然入睡。 一瓣是妈妈缝补的衣衫, 在凛冽冬天, 为你抵挡风寒。 一瓣是遮雨的油纸伞, 在多雨的季节, 不让你在雨巷里哀怨。 一瓣是爷爷的烟斗, 一明一暗, 带你数满天的星斗。 一瓣是父亲的锄头, 在黑土地上, 种植粮食让你糊口。 一瓣是邻家哥哥的竹马, 在青梅树下, 悄悄和你拉着手。 还有一瓣啊,就是我对你的爱,

就是三生三世都会与你相遇, 不鉴明镜,不证菩提, 趟过忘川的河, 穿越前尘往事, 在观音堂前 长成七叶树继续爱你……

(作者供职于渭南公路段)

长成七叶树继续爱你

李军

在路上

位于留坝县玉皇庙镇的一处休憩之所,建在一条僻远而幽静的旧式公路边上,它便捷地与外界连通,却没有一丝当代社会的喧嚣。这里土墙旧瓦,古朴静谧,遥远得就像一个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梦。

在我刚刚到玉皇庙工作的时候,“道班”是存在的。

常常会看到那些身穿红马甲,坐着拖拉机,带着锄头等工具,叮叮当当修复雨后被毁路面的“道班工人”。他们好像不同于一般的修路工人,不怎么说话吵闹,干活速度快,修好破损路面之后,默默坐上冒着黑烟,咚咚作响的拖拉机离开了。说是“坐”,其实只是侧着身屁股坐在拖拉机车厢的沿子上,拖拉机那么颠簸,坐在上面肯定不怎么好受。

那时的公路边,隔上二三十米总会有几个装有砂石的蛇皮袋子放着,那是他们放在那儿备用的,主要用来抵挡暴雨后漫到路上的山洪,以及冬天路面有积雪时,撒到路面上,防止车子打滑抛锚。

这些工人的办公地点——“道班”,位于玉皇庙往石门方向的一个拐弯处。我和同事下午散步的时候路过,只见旧旧的铁门半掩,大门旁边有几棵小碗粗的杉树,靠河的一边有一排五六间平房。工人们干完活大都回家了,所以院子疏于打理,草长得很深。因为很少见到有人出入,我们不曾进去过。而与其一路之隔的胡姓人家常常吸引我们驻足,因为他们家院

子边有一大丛刺梅及几窝芍药,深红色的玫瑰和粉色的芍药花艳丽可人,芬芳四溢,我们常常在他们家坐一会儿,和那家叫英的女主人聊聊天。他们家的两个小女儿那时只有三四岁,一个叫芳芳,一个叫纤纤,都长得跟她家花儿一样水灵可爱。

这条路叫做“高江路”,从凤县的高桥铺至留坝江口,再延伸至桑园、太白。早些年是作为战备公路来修建的,后来作为民用。再后来随着高速公路的开通,这条需要翻山越岭的路上车辆少了,少了尾气污染,两边的杉树、梧桐、核桃树窜着疯长,很快成了参天大树。由于车辆少了,路面破损减少,加之养护作业方式变为机械化操作,几十公里路面养护只需一人就可轻松完成,“道班”这个办公点也就慢慢废弃不用了。

二十年过去,我再一次到这里的时候,在此工作的闺蜜笑嘻嘻地站在民宿门口大山柳树下等我。弯而粗的树干上挂着一只风铃,叮叮当当很是清脆悦耳,仿佛小鸟唤醒人的耳朵。

进入大厅,简洁木质吧台上一只陶罐里插着几支野生芦苇,毛茸茸的

道班民宿

赵淑华

敦是好看。芦苇,古时是被叫做“蒹葭”的,它们开在秋天,因此有秋水的苍茫,也有月光的清寒。

此时,这里只有一枝芦苇,但我记得它像是在春天刚刚盛开,它从溪边的泥土里来到木桌的上陶罐里,所以,它一直是盛开的样子。

随大厅进去,一眼就看见一棵杉树,已有大桶粗了,最吸引人的是随它根部长起来,紧贴树干,斜着一直到树顶的凌霄,足有小臂粗。它以树为土为基,细根密布,底部还长出几株绿意盎然的小苗。抬起头看,树干半腰和树冠处,开有几嘟噜火红的喇叭花。

院子的一个角落,几支三角梅开得正旺。

院子最边上几棵小梧桐树下面,有几把大大的遮阳伞,下面是藤条椅和木质长桌。我坐下来时,阳光斜斜地从梧桐树叶子上洒下来,斑斑点点地洒到伞上面,再轻轻洒一块在我的手心——这是阳光的恩赐吧?

紧挨藤椅,是一排栏杆,外面是一大块玉米地。玉米地旁边是蒿坝河,河水清浅平缓,叫做小溪也不过为。

一座小桥过去是一户白墙黛瓦的农户,因为近,所以闻得见他家屋顶袅袅炊烟里农家饭的香气,听得见公鸡打鸣的声音,小狗汪汪叫的声音,以及妈妈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。

坐了很久之后,去到那排平房改造的客房,客房第一道“门”是竹子做的篱笆,上面写着房号,分别是“318川藏,7号公路,天门山盘山路,挂壁公路,二十四道拐,矮寨悬索,矮寨盘山路,317川藏”,都是些修筑难度高,且载入史册的公路或桥索名字。

进入“317川藏”房间,一面落地大玻璃窗,可以看见天光日影,看见溪水倒映半边山,也看见一只喜鹊无声地从一棵核桃树上飞过。晚上睡在这里,不必拉窗帘,月光、雨声、风声、鸟声与蛙鸣一起涌入,自己就睡在童年里了。

靠窗有小藤椅,小圆桌,桌上有细腰小瓷瓶,插着四五支狗尾巴花及两支大丽花,让人觉得仿佛邂逅一位刚刚下地回来的村姑,脚上还带着泥土和露水。桌上有两本书,《古代交通》,《中国交通管理历史图鉴》。曾经的“道班”,是养护公路的地方,现在,人们来到这里“宿”上几晚,用来静养心灵,也是物尽其用。

人生忽如寄,偶尔也需要停下来,不辜负茶,汤和好天气。走得再远,也不要忘记从哪里出发。于是,我跟闺蜜欣然约定,忙完这些日子,一定要来住一晚。

(作者供职于留坝县政协)